

ZHEXUEDEDANGDAICHENSI

哲学的当代沉思

陶富源



南京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哲学的当代沉思

陶富源

南京大学出版社

书名 哲学的当代沉思

著者 陶富源

责任编辑 李艳 金鑫荣

装帧设计 郑小焰

责任校对 刘子普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 210093)

印刷 江苏省地质测会院印刷厂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32 印张 13.125 字数 326 千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16.00 元

ISBN 7-305-03363-4/B·237

声明:(1)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本版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发行部订购、联系电话:3592317、3319923、3302695

前　　言

哲学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理论表现和时代的批判武器。真正的哲学以其特有的方式汇萃时代的精神底蕴，反映时代的本质特点，从而为人类进一步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推动社会实践、科学认识不断深化，为人类发展描绘美好的蓝图，指明前进的方向。

在当今时代条件下，随着人类实践的科学化、自动化和国际化的发展，重新确立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调整和建构人类自身的全球性关系，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这是摆在当代人面前的、需要依靠哲学智慧加以解答的时代课题。

面对时代的挑战，如何看待哲学的现状和未来，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这些问题的解答都必然涉及到对

哲学本身的再认识,涉及到对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理解和说明。

黑格尔说:“哲学的工作实在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觉醒。”^① 在哲学史上,一代代哲学家站在他们的时代的高度,一次次回过头来审视哲学,不断赋予哲学以清醒的自我意识和时代的生活气息。这是哲学充满活力、永葆青春的关键所在。

一门学科对自身的认识,这是该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因为只有在这门学科有了一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为开展对这门学科自身的研究提供对象和条件;同时也只有在对学科自身的本质内涵获得了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这门学科也才能获得充分发展的理性自觉。

一门学科对自身的认识,一般说来是以两种方式进行的。一是学科史的方式,二是该学科的元理论的方式。学科史的方式是通过对该学科历史发展的描述,从中揭示一般的规律。元理论的方式则是对学科的本质及有关的一般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系统的说明。这两种认识方式相互联系,各有千秋。一般说来,无论是学科史的方式,还是元理论的方式,都必须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没有论,学科史的方式就会变成流年老帐;没有史,元理论的方式就会流于空头议论。当然,就侧重点而言,区别还是有的,学科史的方式侧重于史,元理论的方式侧重于论。

从这两种研究方式的关系来说,学科史的研究方式是元理论的研究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元理论的研究方式是学科史研究方式的提高和升华。各门具体科学和哲学对自身的认识,总是学科史的方式在先,元理论的方式在后。

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达于学科的元理论研究,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趋于理性自觉的一种根本标志。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2页。

二

就哲学对自身的认识来说，哲学史的方式早就有了。哲学和哲学史本来就是统一的。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展开，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总结。在当今，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各种哲学断代史、某一哲学的流派史的研究可谓成果累累，琳琅满目。而对哲学元理论的研究，即对哲学整体的研究，对哲学性质和作用的认识，虽然很早以来就有，打开许多哲学名著，在它的“导言”或“绪论”中往往都有关于哲学是什么的议论，或者是关于哲学总体性的认识，但是历史上的哲学家毕竟只是零散的、局部的涉及哲学的整体，还没有把认识哲学自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没有对哲学自身进行系统的逻辑的说明。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哲学自身来说，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其自身发展的综合化和科学化程度不高的限制。各种哲学由于缺乏交流、沟通，各执一个片面，也就缺乏比较、鉴别，这样也就不可能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实行科学的综合，也就难以形成关于哲学整体的一般认识。

如今情况不同了，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趋势的强劲发展，中西文化包括中西哲学的交流、汇通，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上展开；另外，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传统走向现代化和现代化需要传统的支持，都促进了传统与现代，包括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沟通、结合。在这种中西交流、古今对话的过程中，哲学的一般性、共性愈益明显地被人们意识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这是人类几千年来优秀思想成果特别是哲学成果的一次大综合，它是立足于时代的历史发展和争取人类解放的最科学、最完整而毫无片面性弊病的崭新世界观。这一科学世界观在创立一百五十多年来的历史过程中，获得了自己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在斗争

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我们有可能站在全部哲学最新成就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对哲学自身的一般理论问题进行较为科学的深入的研究。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指导对哲学一般问题的研究时，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不能用对前者的研究代替对后者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有着两重不同性质的关系。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发展的最科学、最综合化的形态，因此可以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去认识哲学发展的一切历史形态和其它现实形态，这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又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个别，哲学是一般。哲学的一般必须从“人体”和“猴体”的综合研究中抽象出来。因此，对哲学一般的研究，既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又要立足于整个哲学史发展的实际。

加深对哲学本身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个别，它的发展离不开哲学一般原则的统摄和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从对哲学整体的认识中获得自己的理性自觉，开阔自己的视野，吸取丰富的营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综合性是一个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一个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反映时代精神的过程。因而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说，加深对哲学全貌的了解，深化对哲学自身的认识，是必不可少的。

三

对哲学本身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如哲学的本质、对象、功能、思维方式、逻辑体系、发展途径，以及哲学与文化、时代、科学、政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要获得统一的认识，难度是很大的。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承载着沉重的精神文化负担，包含着人与世界总

体关系的种种矛盾性认识,可以说上述每一个问题上都存在意见的分歧,而且这些分歧意见往往还五花八门。比如,对哲学对象的理解,在我国哲学界,仅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见诸报刊的就有十种之多。分歧意见总是要通过争鸣来求得统一的。我认为这里的关键是必须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即哲学的本质理解上获得统一。在哲学本质的理解上,一定要克服那种对哲学世界观的单纯知识性理解,即把哲学世界观理解为关于世界的最普遍的知识,这样理解的哲学世界观,也就把人给淡忘了。本书认为,哲学不应淡忘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世界观就是对宇宙人生关系的总体性把握,哲学的目的就是对真、善、美统一的追求。基于对哲学本质的这一理解,以此作为逻辑根据,本书对哲学的其它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说明。比如,哲学的一般对象是人处理和驾驭自身与世界总体关系的最普遍根据(即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规律)和法则(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普遍规律)。又比如,哲学的最一般功能,就是影响、改造、塑造人的世界观,培养和发展人的本质力量,促进精神主体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哲学改造人,并通过人去改造世界,等等。

总之,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到了必须对哲学自身作出进一步认识的阶段。这一工作必须有一批人来做,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是可以大见成效的。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哲学的本质意蕴	(1)
一、哲学的本质是世界观理论	(1)
二、哲学世界观是宇宙人生关系的总体把握.....	(12)
三、哲学的真、善、美追求.....	(21)
第二章 哲学的文化定位	(37)
一、原始神话是文化的源头.....	(37)
二、人为宗教：哲学的母体	(43)
三、哲学是近现代人类文化的核心.....	(56)
第三章 哲学的认识指向	(72)
一、哲学的一般对象.....	(72)
二、哲学对象的共性与个性.....	(94)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	(106)
第四章 哲学的基本问题	(112)

一、哲学基本问题及其表现形式	(112)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内涵	(124)
三、哲学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变革	(136)
第五章 哲学的时代内涵	(146)
一、哲学的时代性	(146)
二、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157)
三、哲学的不断时代化	(167)
第六章 哲学的一般功能	(188)
一、哲学功能的阶位	(189)
二、哲学功能的表现	(199)
三、哲学功能的发挥	(220)
第七章 哲学与科学	(228)
一、哲学与科学关系理解的三种旧模式	(228)
二、哲学和科学的辩证统一关系	(234)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的相互促进	(248)
第八章 哲学与政治	(263)
一、哲学的社会职能	(264)
二、政治对哲学的影响和作用	(275)
三、哲学对政治的影响和作用	(285)
第九章 哲学的思维方式	(297)
一、思维方式	(298)
二、哲学思维方式的思辨性	(307)
三、哲学的反思、批判和整合.....	(316)
第十章 哲学理论的逻辑体系	(327)
一、哲学的体系性	(327)
二、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341)
三、哲学体系的逻辑展开	(358)
第十一章 哲学理论的发展途径	(369)

一、哲学的自由精神	(369)
二、哲学理论的论争	(382)
三、哲学论争的目的	(393)
主要参考文献	(404)
后 记	(406)

第一章

哲学的本质意蕴

学习和研究哲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哲学是什么,或者说,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因为这关系到对哲学根本内容的理解,对哲学发展方向的把握,也关系到对哲学的其它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说明。

一、哲学的本质是世界观理论

哲学是什么?这是每一位哲学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哲学家的入场券和身份证。任何一个哲学家只有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回答,才能以此作为桥梁,通过它走向自己所认可的哲学领地,才能由此展开自己的哲学观点。

然而,由于时代条件、思维框架、价值观念和研究指向等的不同,哲学家们对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做出了种种不同的回答。比如,黑格尔说,哲学可以规定为对于对象之思维的考察。费尔巴哈说,哲学是关于存在物的知识。维特根斯坦说,哲学是一场以语言为武器而对我们的理智的迷惑所进行的斗争。冯友兰主张,哲学是人们对认识的认识。还有人认为,哲学就是方法论。这些关于

哲学性质的定义或格言，无疑都表现了哲学家们的智慧和深邃的思考。然而，我们在这里所要关注的不是这些不同的答案，而是要进一步探求这些不同的答案后面，是否存在一个一般的哲学定义，或者说，是否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哲学派别的哲学定义。如果说有，这样才有可能去进一步探求这个定义是什么；如果说没有，那么也就失去了探求的必要。所以，这是一个必须首先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

严格说来，这个问题是由本世纪兴起的分析哲学首先提出来的。

分析哲学是一种以语言分析作为哲学方法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或思潮。

在分析哲学看来，不能笼统地说哲学是什么，而只能说某个哲学家或某个哲学派别所认为的哲学是什么。因为哲学无统一的定义，不同的哲学无共同的本质，每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内部标准或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只在本游戏内部生效，超出范围就会失败。在分析哲学家中，明确提出哲学无共同本质的是英籍哲学家、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大师及创始人之一的维特根斯坦(1889—1951)。

维特根斯坦及其拥护者对这一命题的论证主要讲了两点理由：一是哲学“家族相似”论；二是不能找到所有哲学家都赞同的哲学定义。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是一个大家族，其中每个成员只有家族相似，没有共同的本质。所谓家族相似，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是指一个家族中，总有一个成员与另一个成员相似；另一个成员又在另外的方面与第三个成员相似，以此类推，没有一种相似是所有家族成员共有的。因此，任何已有的或将有的哲学定义，都只是家族中的一员，而不能代表整个家族。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一点，维特根斯坦上述观点的拥护者们又指出，你能找到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同意的哲学定义吗？不能。由

此说明,没有适用于一切哲学派别的哲学定义。

当然,在他们看来,尽管哲学没有家族的共同面孔,但每个成员都必须有一副自己的面孔。因此他们认为,哲学的不可定义性正在于它有无数个定义。由此,引出了“哲学无定论”。

不难看出,维特根斯坦的上述认识是以现代西方哲学为背景的,在实质上,它也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写照。

18—19世纪的西方哲学是产生巨星的时代,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大师和他们的恢宏体系独领风骚,对那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和思想方法起着主导作用。进入20世纪以后,情况为之一变,各种哲学纷呈迭现,几十种学说、几百种观点争奇斗胜。新产生的流派一般十年一个周期,短命的多;极少数能延续几十年的,如逻辑实证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存在主义等也在不断改变形式或更新内容,呈现出生灭变幻、分散多样的状况。而且各派哲学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又各持一端,将自己所认可的哲学说成“唯一”的、“绝对”的东西,这就更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如何看待现代西方哲学的这种所谓“四分五裂”状况呢?这是评价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论以及由此引伸出来的“哲学无定论”,首先必须澄清的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不能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状况作完全消极的、凝固化的理解,认为哲学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诸侯割据,甚至认为这是哲学本身的瓦解。在我看来:

其一,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纷呈,并不是哲学本身的瓦解,而是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哲学功能在不同领域的发挥。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已不再象黑格尔那样偏重于建构哲学体系,他们研究的重点是“问题”而不是体系。正如大哲学家罗素所指出的,他们的“有利条件是能够一次一个地处理问题,而不必一举就创造关于全宇

宙的一整套理论”。^① 应用化趋势的加强，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从研究领域来说，当前可以列举出来的就有文化哲学、技术哲学、语言哲学、生态哲学、心智哲学、逻辑哲学、艺术哲学、价值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从研究的课题来说，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研究“意志”问题；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研究“存在”问题；实证主义研究“经验”问题；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研究“语言”问题等等。把上述种种不同领域的问题纳入哲学视野，这本身不仅不是所谓哲学的瓦解，而恰是哲学发展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其二，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纷呈、分化，只是为走向哲学的新的统一和融合提供了基础。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西方哲学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主潮。这两种哲学潮流分别以科学理性原则和人的主体性原则相抗衡，经过充分的对立斗争和各自激烈的内在裂变，这两大主流开始出现了合流的趋势。科学哲学已从早期单纯强调知识的客观性逐渐转向肯定主体的作用，承认知识也是主体的建构。在科学主义流派中出现了“反对科学至上”的口号，认为科学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人所把握、所表达的，所以科学要引进人的主体性。人本主义哲学对人性的认识同样大量吸收了心理学、生理学、脑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使对人的研究摆脱了早期情绪化、散漫化、非理性化的特点，而逐步趋向于系统化和理性化。这两大主潮的趋同倾向带动了各个流派之间的融合。作为对这种趋势的反映，已有一些西方哲学家认识到，哲学的相互排斥、誓不两立的局面应该成为历史，必须加强相互间的对话、交流，以互相取长补短。现代西方哲学的这一发展趋势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把哲学的分化说成是哲学本身的瓦解是缺乏根据的。

当然，由于维特根斯坦早在 1951 年就逝世了，现代西方哲学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 395 页。

的上述趋势在他在世时还表现得不甚明显，或者说还十分微弱，因而没有引起他特别的注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把“家族相似”论引入哲学，从而否认哲学的一般本质，毕竟是错误的。

其三，现代西方哲学的种种特殊理论形式是以哲学的一般规定为其内在根据的。不管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在研究对象的问题上有多么大的特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是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研究，或者说，都是哲学的研究。比如，唯意志论者所研究的意志不是某种特殊的意志，而是一般的“意志”，是哲学意义上的意志。存在主义者所研究的“存在”，也不是某个具体的存在，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我们所称之为存在的既不单单是主体，也不单单是对象，而毋宁说是居于分离的主客二者之上的东西，即大全……，无所不包者。”^① 另外，实证主义所研究的经验问题，也不是特殊领域的特殊经验问题，而是一般意义上的经验。同样，当维特根斯坦从哲学上研究语言问题时，我们不能把他的理论称为语言学，而称为哲学，也正是因为想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去建成一种统一世界的理论。

由此可见，哲学有自己的本质规定，但是这种本质规定又是以种种特殊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要离开这些特殊的理论形态去寻找什么先验的哲学，就像抛开苹果、梨、桃等去寻找纯粹抽象的水果一样，是不可能的。

维特根斯坦只看到各种哲学理论形态的特殊性，只看到哲学家族内部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特殊面孔，而否认其一般性、共同性，否认哲学家族内部每个成员都具有共同的本质，这实际上是一种“白马非马”的逻辑。试想，如果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哲学家族的成员只有自己的特殊面孔，而无家族的共同面孔、共同的特征，那

^① 参阅刘放桐主编《现代西方哲学》下册，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20 页。

么何以说明这些成员是哲学家族的成员,而不是别的什么家族,例如科学家族,或艺术家族,或宗教家族的成员。换句话说,哲学家族既然称为家族,与其它别的家族相对而言,它必然有其本质规定。因此,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论是似是而非的,以此作为根据来否认各种哲学派别具有共同的本质规定也是不能成立的。

另外,有没有所有哲学家都承认的哲学定义是一回事,能否给哲学下一个一般的定义是另一回事,维特根斯坦的拥护者把二者混为一谈是不对的。不能因为没有一个所有哲学家都公认的哲学定义,而推断出不存在一个一般的哲学定义这一结论。因为哲学的一般定义对应着哲学的本质存在,是对哲学本质的一种规定。至于这种关于哲学的本质规定能否被所有的哲学家所认可,则应另当别论。因为这个一般定义可能正确,也可能部分正确,也可能不十分正确,甚至是错误的。这就必然会造成认可上的分歧。另外,即使这个一般定义是正确的,也不一定能形成所有哲学家在认可上的共识,因为这涉及到不同哲学家的主观上的多方面因素,比如,阶级立场、思维框架、价值取向、认识角度等等。但是,即使出现这些分歧意见,也并不妨碍人们去承认可以给哲学下一个一般的定义。

总之,关于哲学不可定义的上述两点论证都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花费一定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个对哲学本质进行探讨的前提性问题,而且还因为关于哲学不可定义的观点,在我国哲学界也获得部分的响应。有的论者甚至认为别的科学门类都可以定义,唯独哲学不能有统一的定义,有人甚至还把这种虚设的哲学不可定义性,视为哲学的一种特性加以肯定。殊不知,这种说法必然导致哲学的不可知,导致哲学的虚玄化、神秘化。如果这样来认识哲学,实际上也就否认了哲学,取消了哲学。

就某一学科来说,当它还处于前科学史阶段的时候,人们对这